

麦
璎
著



雪房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房子 / 麦璆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354-7522-0

I. ①雪… II. ①麦…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87679号

雪房子

麦璆 著

出品人 郭敬明	责任编辑 赵 萌	装帧设计 ZUI Factor	媒体运营 李楚翹
选题出品 金丽红 黎 波	助理编辑 简 宇 董 鑫	设计师 楚 婷	责任印制 张志杰
项目统筹 阿 亮 痕 痕	特约编辑 雯 静		

出版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 027-87679310

传真 | 027-87679300

地址 |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11 楼

邮编 | 430070

发行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 010-58678881

传真 | 010-58677346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编 | 100028

印刷 |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 6.75

版次 |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 136 千字

定价 | 24.80 元


新浪读书
book.sina.com.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雪房子

麦
瓊 著



❖	❖	❖	❖	❖	❖	❖	❖	❖	❖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	❖	❖	❖	❖	❖	❖	❖	❖	❖
199	183	165	145	119	101	083	065	041	025
❖	❖	❖	❖	❖	❖	❖	❖	❖	❖

第一章

005



最世文化
Shanghai ZUI co.,Ltd

雪房子

麦 璵 著

[illegible]



第一章





雪
房子



雷太太来拿房租的时候，我正在睡觉。她用两声敲门声叫醒我，我花了一点时间穿上裤子和袜子。这几十秒钟里，她一直规规矩矩地踩在门垫中心最大的那个圆圈当中。

她向前迈了一步，把自己从外面的门垫挪到里面的门垫上，然后轻轻关上门。关门的动作就像个巨人在小心地控制着力道挪动一只兔子。她是有点高大，如果她不是驼着背并全心希望把自己缩得小一点的话，应该比我还要再高上两到三厘米。但她如果生来矮小，大概又会努力让自己显得高一些。我们希望变成除了自己之外的所有人，这句话就是说给她听的。

“我给温塔打了电话。”她说，“没有打通。”

她身上穿着一件宽大的粉红色棉布罩衫，挎包带把布料弄得皱在了一起，还卷进了一部分头发。她烫得乱糟糟的棕色卷发像草垛一般堆在肩上，把脖子挡住了三分之二。又厚又蓬松的刘海又把脸挡住了三分之一。有几道皱褶且有些发黑的眼皮上涂着一种粉白色或者紫白色的眼影，是为了好看才涂的，但并不怎么好看。不过没关系，她整张脸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个长而厚的鼻子，幸好它足够高，才不至于让人认为它是从一个相扑运动员脸上取下来的。

我将装着现金的信封递给她，她小心翼翼地将它收进身前的白色挎包里，然后对我道谢。她的表情和动作看起来不像是拿走应拿的钱，而是不得不从一个快要冻死的人身上取走他的围巾。

“她是不是一直没回来？”她试探着问，“八月份之后。”

“应该是。”我说。



“对了，你也不知道。你有两个月的时间都在外面。”她小声地说着话，眼睛转来转去，眼影的粉末快要被她抖落下来了，“她回来的时候，肯定要找一个人帮她擦地和桌子。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她是那种不会自己动手做这些事的人。”

6月过后，我便没再见过温塔。我们住在同一幢深红色的高层公寓里，她在我隔壁的507室，凌晨两点还不是她关灯的时间，有时连门都不关。但我很快发现这并不是因为她粗心大意，而是为了让房间里的威士忌味快些散去。我或许曾经对此表示出惊讶和好奇，于是我们说上了几句话。她是个魅力十足的姑娘，也许是她身边的聚会烘托了这一点。不是那种野性的魅力，而是一种懒洋洋的性感。她的眉眼又细又长，且距离很近。鼻子和下巴的形状尖细而锐利，唇色极其浅淡，唇形和浮起的微笑一样轻薄沙哑，声音能完美地融进轻扫过礁石的海风里面去。她身上的衣服色彩都很单调，剪裁则很新颖，肩膀多出的一个褶皱足够把一件米白色的衬衫变成一片阳光下干燥的沙滩，有一个品牌非常喜欢这种命名，就是沙滩、非洲、蝴蝶之类的，它们所有系列的名字都是这一类。

然后我发现，所有人像是都能进她的房间，只是那里面空荡荡的，你哪儿都能去，哪儿又都差不多。房间里有一双冷冰冰的眼睛，在看你，又好像懒得看你。总而言之，它是在告诉你你此时并不属于这里，将来也不会，并且它永远都不会笑着欢迎你。

我在她的桌子旁钦佩她对酒的好品位时，心里是这么想的。



那一天，我作为她邀请来的男伴站在里面的一个小型聚会里。在这种场合，我曾经很多次穿着黑马甲给里面的先生和太太们递过酒，还被从几个醉醺醺的家伙手里泼出来的酒弄脏过衣服。温塔说，她就曾经撞到一个英俊的调酒师身上去，还笑着拍着他的肩膀邀请他来做自己的调酒师。在事后，她无比感谢那是个平静而严肃的先生，对所有滑稽的事都司空见惯，不然这就成了一个麻烦。人是不是总在昏头转向的时候做出可怕的事？她问，当然，这件事不算太可怕。昏头转向不只是因为喝多了酒，还有可能因为你太开心了，或者太伤心了。不过，我还听说不少好结果都是从这个开始的。

温塔偶尔光顾我工作的酒吧，也有人将那里称作是一间欢迎酒精的咖啡馆。她有时一个人来，有时身边跟着一两个女朋友。她们说，温塔和这里的老板是旧识，但她却从来没为她们引见过一次。我觉得这没什么奇怪的。而且，我们的老板大多数时候都不在，我只在交接班的时候见过他几次。他不是单身汉，八点回家对他来说已经很晚了。在家里，他还有个女儿等待他回去检查作业，希望他可以把她获奖的美术作品挂到酒吧的墙上去，就和温塔头顶上那幅一样。那是那孩子画的第一张油画，最起码它是用油画工具画的。画着一间房子、两个人和一棵树，还有蓝色的天空和红色的苹果。温塔只看了一次，就觉得它糟透了。所以只要油画底下的座位是空的，她就会坐在那里去。

“这是斯卡德教的。”她的眼睛向上看，这样她只能看到自己的刘海和一点儿天花板，“只有坐在这里，我才看不见它。”



“是马修·斯卡德吗？”我把她的热巧克力和她朋友的百家地分别放在她们面前。

“对。”她把杯子移了移，“我有时分不清他和菲利普·马洛。”

“一个是名，另一个是姓。”

“所以斯卡德总是出现，而菲利普只出现那么一两次。是吗？”

“他们都是谁？”她的朋友在旁边插嘴。

“他们是两个侦探。”

“噢。”她兴味索然地取了一根牙签，“这是电影还是书？还是都有？说到这个，我上次和你所说的那本书，蓝色封面的那一本，可别告诉我你连第一个故事都没看完。”

我放下账单，收起盘子，向后退了三步后离开。温塔的朋友先是奇怪地看了我一眼，随即冲着我笑了。

“你一直都这么规矩吗？”她叫，“你知不知道，你们这儿是美国式的，除了菜单比美国贵。这里的桌椅和摆设我都熟悉得要命。你收不收小费？”

“不收小费。”我停下来回答她。她撇了撇嘴，眼睛盯着我，像在等我往下继续说什么，但我得让她失望。果不其然，她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就用力皱起了眉毛，永远都不准备再看我了。

我回到吧台后面，拿起新的托盘，之后还要路过几次她们坐的桌子。她们一直在说话，而我不再想听任何人谈和我无关的事。我曾经对吧台后面的位置无比满意，以为我能够从中得到无数个世界。但很快我就察觉到，每一天，不同的地方都在发生着相似的事，一部分被人搬进酒吧里，我一边擦桌子上的酒渍一边听着



雪
房子



这些，会觉得这个世界一下好一下坏。我在是非黑白之中保留判断，比这更好的是让是非黑白远离我。

十点过几分钟时，一个男人走了进来，坐到了她们旁边。温塔又要了一杯百家地和两杯热巧克力，并特意叮嘱巧克力里不加肉桂粉，多加一勺百利甜酒。我们给热巧克力的广告语是“它可以在冬天维持你和世界的平衡”。但是酒加得多了，就容易失衡。酒吧始终都是一个失衡的场所，来这里的人不会不知道。而且，它只有那么点大，即使我们从窗子探出头去，也无法看到天平另一头的景色。我将其作为我的界限接受下来，与此同时，我像是也失去了探索的信念。事实上，我已经意识到了一个个的单一故事的浅薄和愚蠢，但却发觉其他形式的故事也无法在周围留下脚印。所有带有精英分子乐观特质的叙事理论均为宏大的借口，我脚下的空无本身不被纳入任何领域。

在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概念的时候，我的内心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兴奋感，在我刚刚开始理解一件新的事物时，这种感受就会出现，并且在那段时间里，世间万物都在它周围环绕不休。我明白了自己正享受着一个没有形状和界限的故事，并为他人对这个故事粗暴的解释和概括而频频发笑。在时间的流淌之中，我感觉到我正在厌恶着什么人，同时也被他们所厌恶。在温塔那里，我听到了同样的说辞，来自于她的某个不知名的朋友对于现状的感受。她每天的唯一工作似乎就是和不同的人交朋友。我不知道温塔所从事的工作，可能她根本不需要工作，有人愿意为她的现在一掷千金，并对她的过去和未来心存幻想。她拥有这个先天条件来吸引好奇



心和征服欲都很强的人。

6月的一天，我在酒吧和我们的住处之外的一个餐馆中遇到她一次。那段时间，我住在一个叔父家中，为了在他的家人不在的一段时间里阻止他把自己从窗口扔出去。在这之前，我们仅仅在家宴上见过一次，我对他没有什么印象。据他的家人所说，这位叔父自从两年前离婚之后就像是变了一个人，这让他们担心极了，却让我不再对自己没有认出他这件事感到愧疚。叔父五十岁出头，身高超过了一米八五，比我高上十厘米。他的身材颇长精瘦，可以将没有光泽的亚麻西装穿出风采，衣柜中的帽子足够他不重复地戴满一个月。他的皮肤像那些长着蓝眼睛的人那么白，平板的五官上连一只苍蝇都站不住，但他只要笑起来，脸上的东西就像换了一种排列法。他的举止像个浮夸的绅士，能让鸽子从帽子中起飞，桌布下生长出玫瑰花。在真正同他打过交道后，我发现正如他所说，我的确不愿见到这种人最终在病榻上了此一生，这种想法只是一种美学上的追求。

在餐桌上，他滔滔不绝地同我分享他在这个城市的见识，来自不同餐馆的美食，以及难以得手的手制橱柜和木头选取的要点。他为我介绍一道白兰地三文鱼，在告诉了我鱼的产地之后，就请我讲述关于白兰地的故事。就是这一天，温塔就坐在我们旁边的一桌，身边有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看到她的时候，她正在用墙壁上大理石的反光当镜子，而且像是没有留意到我。我听到自己谈论白兰地的声音，它听起来不像是顺理成章的，而像一段极



具表演性的台词，像在玻璃罐子里相互撞击的弹子，并且有一圈人都在盯着这个玻璃罐看。

我与叔父的儿子，我的哥哥通过一次电话，我无法从电话中精确地分辨出他话语里的疑惑或者讽刺，在我打这个电话的时候，叔父的眼睛看着这边，手里正为他的陶土花瓶拭去灰尘。有一道阳光落在他身上，空气里的灰尘清晰地笼罩在他周围。他令我想起一句话：一部分人的生与死之间是没有过渡的。这原本是给不幸死于意外的人的悼词，此时它的意义同意外无关，而是个人意志在起作用。

从那幢房子离开后，我回到酒吧里。调酒师对我得到的两个月假期很是不解，可能他认为我理应是要被炒鱿鱼的。他在今年3月才通过正统招募的程序来到这里，我们仅仅共事了不到两个月时间。我负责在他入职之前告诉他一些必要的工作，我只说了几句话，他就迫不及待地向我证明他在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在七个酒店和咖啡馆里挣过了他们的钱。谁都能轻易地告诉我我维持起来的威严不堪一击。他的名字叫波利，是他自己取的，没有几个人在酒吧之中用他身份证上的名字工作。他是个小个子，根本没有他能穿的酒保服。他露在外面的手和胳膊又黑又黄，只有脸上的皮肤相当之白，同样白的头发看起来半个月就必须得补染一次。他总是表情严肃，爱眯起眼睛看人，说话时整张脸的肌肉都因用力而颤抖。我猜测他眼角和嘴角的皱纹就是这么来的。他用这副表情告诉我，他会重新摆酒，会认真擦那占据了左侧整面墙的书架，但他不想听酒吧从前的故事，他不关心历史，酒吧落

成的理由不关他的事。

他玩世不恭，且喜欢挑衅，听不进任何人不一样的意见。但也可能正如他所说，酒吧如何落成不存在值得拿出来谈论的特殊性。总得有人开酒吧，同时总得有人坐在办公室里接电话和登记新生儿的名字。这是两回事，只是我懒得告诉他。

雷曾经问过我这个酒吧的来历，他自己也有个咖啡间，而且也正缺着人。他还问了我为什么不到他那儿去，他那儿要更近些，而且还不用工作到凌晨。我解释说酒吧的老板是我的朋友，他就心领神会地表示理解。但事实刚好相反，在他成为我的老板之前，我并不认识他。但雷是我的房东。我不想和认识的人进一步合作什么，它在起初看起来友好又轻松，而后往往会带来新的麻烦。

雷太太最终还是等到了温塔回来，在 11 月里的一场带着冷意的秋雨之后。那一天，我第一次见到了叔父的儿子，他告诉我，他要把他的父亲接到一个安静的好地方去，我点了点头。我们都不喜欢对方，同时我们也都知道和自己不喜欢的人短时间打交道的办法。我最后对他说了希望叔父健康，我认为自己是真心诚意的。

我乘电梯上楼，拉开隔开电梯与住户区的那扇铁门，看见温塔正靠在窗台上。她身上穿着一件纯白色毛衣，上面缝着水彩画一般的蓝色花朵布片，没穿外套，一条淡黄色的厚围巾裹住了脖子和肩膀。头发比之前短了，剪成了当你想象一个短头发的三岁小女孩时首先想出来的那个发型。她的脸因为眼底的两团黑眼圈



而显得疲惫，嘴角的形状又像是精神抖擞。

“这里面有个舞会。”她对我说。我注意到今天她的眼睛是灰色的，是戴了隐形眼镜的缘故。原本微微下垂的眼角此时向上扬起，这则是化妆品的功劳。

“我出来了，因为不喜欢麝香气泡酒打开后的味道。”她看着我手里的塑料袋，“我还以为啤酒是白天喝的。”

“酒的魅力在于混淆时间。”我说。

“啤酒的话，你得喝够一个浴缸才行。”她用两根手指绕着她的头发梢，眼睛看着房门。脸上的表情又好像不管是手指还是头发都不再是她的东西那样，“这里面也能混淆时间。”

“可以。”我同意。

“你觉得吵吗？”她问，“现在不早了，有人只要有一点声音就睡不着。要是觉得吵，你就告诉我。可是你应该不会告诉我。今天是11月7号，最迟11月20号，我就要从这儿搬出去了。”

这时候，我背后那扇门被拉开了，雷正牵着他的狗走进来。那是一只拉布拉多猎犬，它非常漂亮，甚至让我觉得他的老婆失去的那些美貌和精神气都跑到了它的身上。雷走近我们，他身上的松香和羊肉味几乎要把这狭小的楼道变成一个腌羊排的玻璃碗。他是个大个子，足足得有两百磅重。眉眼的形状和他的狗有些相似，只是狗的圆眼睛放在这样一个皮肤粗糙的中年壮汉身上，里面的天真就转变成了滑稽。他可能是希望自己成为像这双眼睛一样单纯无害的人，每次他一说话，我就开始这么想。

“温塔。”他脸上露出过于夸张的惊喜表情，伸出手去和她